

H Y P E R I O 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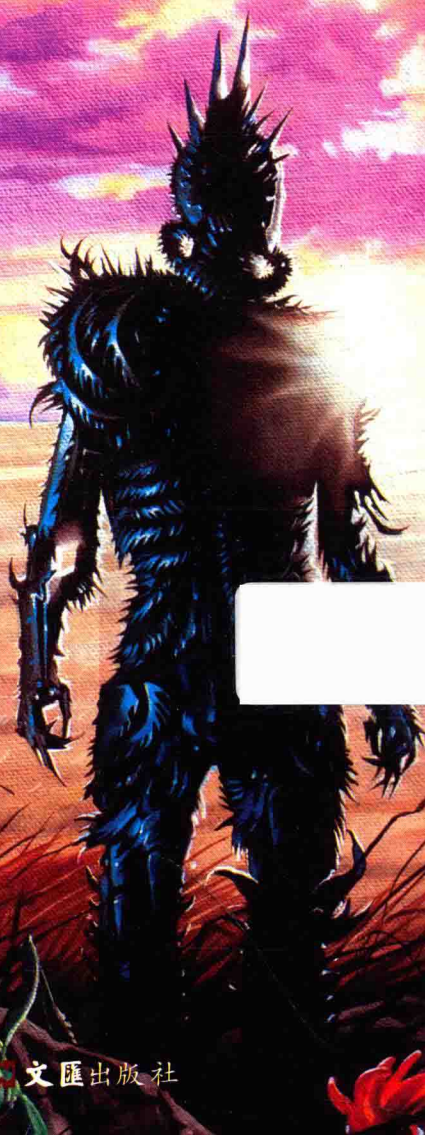
与《银河帝国》并称为科幻文学史上不可逾越的两座丰碑

# 海伯利安

[美] 丹·西蒙斯 著

DAN SIMMONS

潘振华 官善明 李懿 译



文匯出版社

H Y P E R I O N

# 海伯利安

[美] 丹·西蒙斯 著

DAN SIMMONS

潘振华 官善明 李懿 译

 文匯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海伯利安 / (美) 丹·西蒙斯 (Dan Simmons) 著 ;  
潘振华, 官善明, 李懿译. -- 上海 : 文汇出版社,  
2017. 8

(读客全球顶级畅销小说文库)

ISBN 978-7-5496-2204-7

I. ①海… II. ①丹… ②潘… ③官… ④李… III.

①科学幻想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155812号

Original Title: HYPERION

Copyright © 1989 by Dan Simmons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in arrangement with BAROR INTERNATIONAL, INC., Armonk, New York, USA,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中文版权©2017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

经授权, 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拥有本书的中文 (简体) 版权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9-2017-332

## 海伯利安

作 者 / (美) 丹·西蒙斯

译 者 / 潘振华 官善明 李 懿

责任编辑 / 周小诨

特邀编辑 / 叶 子 孟汇一 许姗姗

封面装帧 / 李子琪 陈 昭

出版发行 / **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

( 邮政编码 200041 )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90mm × 1270mm 1/32

字 数 / 425 千字

印 张 / 18

ISBN 978-7-5496-2204-7

定 价 / 78.00 元

侵权必究

装订质量问题, 请致电010-85866447 ( 免费更换, 邮寄到付 )

## 序

霸主领事坐在他那艘乌黑的太空飞船的瞭望台上，弹奏着拉赫马尼诺夫的《升C小调前奏曲》，他用的施坦威钢琴是一件古董，却保存完好。舱下沼泽中，一只只绿色的巨型蜥蜴状生物蠕动着，嗥叫着。北方正酝酿着一场雷暴，青黑色的乌云下，是一大片庞大裸子植物构成的森林，显得黑沉沉的。层积云就像九千米高塔，插入狂暴的天空。地平线上缭绕着一条条闪电。靠近飞船的地方，一些时隐时现的爬虫的身影会磕磕碰碰地误撞入阻断场，尖叫一声，坠入靛青的迷雾。领事聚精会神地弹着序曲中最难的一段，毫不顾及风暴和夜幕的临近。

超光通信仪嘟嘟响了起来。

领事停了下来，手指悬停在琴键上，聆听着。雷声穿过稠密的空气轰鸣而来；从裸子森林的方向传来一群食尸动物的悲鸣；下面黑漆漆的什么地方，一头小脑袋的野兽挑衅似的号叫了一番，接着便无声无息了。突如其来的寂静，使得阻断场发出的低沉波动声历

历在耳。超光仪再一次鸣叫起来。

“该死。”领事走进接去接听。

计算机得花几秒钟转换并解密那串衰减的超光速粒子脉冲信号，趁着这片刻工夫，领事给自己倒了杯苏格兰威士忌。他一屁股坐在显像井的软垫上，触显已经闪起了绿光。“播放。”他说。

“你被选中，返回海伯利安。”传来一个女人沙哑的声音。全息像尚未成形，眼前仍旧空无一物，仅有一段传送代码，告诉他超光信息发自鲸逃中心<sup>①</sup>，即霸主行政中心所在的星球。不用看传送坐标，领事也知道这个。这上了年纪但听上去仍旧美妙的声音是梅伊娜·悦石的，他不可能认错。“你被选中，作为伯劳朝圣者之一，返回海伯利安。”那声音继续道。

见你的鬼去，领事想着，站起身，打算离开显像井。

“你和另外六人已被伯劳教会选中，同时也得到了‘全局’的确认。”梅伊娜·悦石说，“为了霸主的利益，请你接受。”

领事一动不动站在显像井中，背对着忽隐忽现的传送代码。他没有转身，举起酒杯，将最后一点苏格兰威士忌一饮而尽。

“局势非常混乱。”梅伊娜·悦石说。她的声音显得疲惫。“三个标准星期前，领事馆和海伯利安地方自治理事会发来超光信息，说光阴冢显示出打开的迹象，坟冢周围的逆熵场正在迅速扩展，伯劳已经侵扰到南方，远至笼头山脉。”

领事转过身，跌坐进软垫中。全息像已经显示出梅伊娜·悦石那张苍老的脸庞，她的眼睛看上去很疲倦，就和她的声音一样。

“军部的一支太空特遣部队已从帕瓦蒂出发，他们必须赶在光阴冢打开前，疏散海伯利安上的霸主公民。他们的时间债将不少于

---

① 鲸逃中心：作者虚构出来的一颗行星，环绕鲸鱼座T星运行。

海伯利安当地的三年时间。”梅伊娜·悦石顿了顿。领事觉得自己从未见过议院首席执行官的表情如此严酷。“我们不知道疏散舰队能否及时抵达，”她说，“但情况甚至比这还要复杂。我们探测到一群驱逐者迁移队，至少有四千……分队，正向海伯利安星系逼近。我们的疏散特遣舰队将只比驱逐者早到一小会儿。”

领事明白悦石为什么会犹豫了。一群驱逐者迁移队，装备五花八门，小到单人驾驶的疾行侦察机，大到城市型驱逐舰和彗星堡垒，能够容纳成千上万这种星际间流浪的野蛮人。

“军部参谋长联席成员相信，驱逐者开始大举进攻了。”梅伊娜·悦石说。飞船的计算机已经将全息像完全显示了出来，这女人悲伤的棕色眼眸似乎正直直盯着领事。“他们是单单为了光阴冢想控制海伯利安，还是想全面进攻世界网，有待观察。与此同时，军部的一支太空作战舰队已从卡姆星系调头，配备有一支远距传输器建筑队，将一起加入疏散特遣部队。不过，这一舰队可能视情况被召回。”

领事点点头，心不在焉地将苏格兰威士忌举至嘴边。酒杯已经空了，他皱了皱眉，将它扔到全息显像井的厚地毯上。即便没有受过军事训练，他也能明白悦石和参谋长联席成员所面临的这个艰难的战略决策。除非用令人咋舌的开支，在海伯利安星系匆忙建好一个军用远距传输器，不然没有任何办法可以抵挡驱逐者的入侵。不管光阴冢埋有什么秘密，都将拱手让给霸主的这些敌人。假如舰队真能及时建好远距传输器，并且霸主将全部军部资源用来保卫海伯利安这一孤独、遥远的殖民星球，那么，世界网将陷于巨大风险中，驱逐者有可能会攻击外围的任何地方，或者，往最糟的地方想，这些野蛮人会占领远距传输器，一举侵入环网。领事试图想象这样一个画面：全副武装的驱逐者部队踏进远距传输器的传送门，

进入上百个地球上毫无防备的家园。领事径直穿过了梅伊娜·悦石的全息像，捡起杯子，又倒了杯苏格兰威士忌。

“你被选中，加入伯劳的朝圣者队伍。”年迈的首席执行官的全息像说道，媒体喜欢将她比作林肯或丘吉尔，又或是阿尔瓦雷兹-腾普，以及大流亡前历史上盛名一时的其他传奇人物。“圣徒派出了他们的巨树之舰‘伊戈德拉希尔’<sup>①</sup>！”悦石说，“疏散特遣队的指挥官会遵照命令让它通行。经过三个星期的时间债，你将与‘伊戈德拉希尔’会合，接着，它将从帕瓦蒂星系进行量子跃迁。另外六个伯劳教会选中的朝圣者也会登上巨树之舰。据我们的情报人员说，七个朝圣者中至少有一个是驱逐者安插的间谍。此时此刻……我们没有任何办法……得知此人是谁。”

领事不禁一笑。悦石面临的风险重重，这老妇人必须考虑一种可能：他就是间谍，她正在将至关重要的信息透露给这个驱逐者的间谍。或者，她透露过任何至关重要的信息吗？一旦飞船使用霍金驱动器，那么，飞船的动向都是可以探查到的，假如领事就是这个间谍，首席执行官所透露的信息，正好吓坏他。领事的笑容消失了，他喝了一口威士忌。

“被选中的七个朝圣者中，有索尔·温特伯和费德曼·卡萨德。”悦石说道。

领事眉头紧蹙。他凝视着那串云状的数字，它们围绕在这个老妇人的影像周围，仿佛就是一片尘埃。离超光信息结束还剩十五秒时间。

“我们需要你的帮助，”梅伊娜·悦石说，“我们一定要解开光阴冢和伯劳的秘密。这次朝圣也许是我们最后的机会。如果驱逐

---

<sup>①</sup> 伊戈德拉希尔 (Yggdrasill)：北欧神话中的一棵巨树。

者占领海伯利安，那我们必须消灭他们的间谍。无论付出什么代价，都要封住光阴冢。霸主的命运在此一举。”

信息结束了，现在只剩一串会合地点的坐标在那儿悸动。“回复吗？”飞船的电脑问。虽然耗能极大，太空船仍然能够将简短的编码信息通过超光速脉冲发送出去，这一技术将银河系的人类连在了一起。

“不。”领事说，他走了出去，倚靠在瞭望台的栏杆上。夜幕降临了，云层低垂。看不见一颗星星。要不是闪电不时划过北方的长空，沼泽地上冒起的悠悠磷光，这夜，将是彻底的黑暗。在那一刻，领事突然意识到，他是这个未被命名的星球上唯一一个有感情的生物。他静听着沼泽上涌起的上古风声，想起清晨，想起曙光乍现时乘桅轻电磁车出发，想起在阳光下度过的一天，想起在南方的蕨类森林中打猎，然后晚上回到飞船，就着冰爽的啤酒，吃一顿上好的牛排。领事想起狩猎的铭心快感，以及独处时同样刻骨的慰藉：孤独。那是他在海伯利安忍受无数痛楚和梦魇之后，得到的孤独。

海伯利安。

领事走了进去，收起瞭望台，关上舱门。就在此时，第一阵雨开始倾盆而下。他沿着螺旋型的楼梯，来到飞船顶部的睡眠舱。这个圆形房间一片漆黑，不过偶尔会有无声的闪电闪过，勾勒出泄在天窗上的条条雨迹。领事脱下衣服，仰面躺在坚硬的床垫上。他打开音响系统和外部音频获取设备，让暴风雨的狂怒咆哮，混进瓦格纳<sup>①</sup>雷霆万钧的《女武神之骑》。飓风捶打着飞船。当天窗瞬间变亮时，炸雷也响彻整个房间，闪电的残留影像，仿佛还映在领事的视

<sup>①</sup> 理查德·瓦格纳 (Richard Wagner, 1813-1883)：德国歌剧家、作曲家。《女武神之骑》是其巨作《尼伯龙根的指环》的第三部《女武神》第三幕的序曲。女武神是指瓦尔基里，北欧神话中奥丁神的女仆，她引导阵亡者的灵魂到瓦尔哈拉殿堂。



网膜上。

瓦格纳只能在雷雨天听听，他想。他合上双眼，但是透过闭合的眼睑，闪电依旧历历在目。他记得光阴冢附近小山颠覆的废墟中，冰晶排山倒海而过，闪闪发光；还有伯劳那棵不可思议的树，满是金属荆棘，泛着更加疹人的钢铁寒光。他记得夜晚的尖叫声，以及伯劳那闪耀着上百个切割面的、如红宝石般血红的目光。

海伯利安。

领事静静地操控电脑关闭了所有的播放器。他举起手腕，遮住双眼。耳边兀然沉寂，他躺在那儿，心想，回到海伯利安，真是彻底疯了！在那个充满谜团的遥远星球，他担任了十一年的领事，那时，神秘的伯劳教会允许外世界的朝圣者们乘游船出发，开赴群山北麓光阴冢周围那久经风雨的不毛之地。没有一个人从那儿回来过。这还是在正常的局势下。那段时期伯劳正被时间潮汐和无人能理解的力量所囚困，逆熵场也被限制在光阴冢周边几十米的区域内。此外，当时也没有驱逐者入侵的威胁。

领事想着伯劳，想象它自由漫步海伯利安上的任何地方。他想象着，数百万的当地居民和成千上万霸主公民面对这个怪物时束手无策。它违抗一切物理法则，仅仅通过屠杀来交流。虽然小屋很暖和，领事还是不住颤抖着。

海伯利安。

黑夜和风暴过去了。正要破晓，但比曙光更快到来的，是另一场风暴的前兆。两百米高的裸子植物被吹弯了腰，涌过来的气流吹得它们噼啪作响。在第一缕曙光出现之前，领事那艘乌黑的太空船拖着蓝色等离子尾迹升入高空，穿过厚厚的云层，攀向太空，前往会合地。

领事醒来时，头痛异常，喉咙干涩，他感觉做了上千个梦，却全都记不得了。这种感觉，只有在冰冻沉眠后才会有。他眨了眨眼，从矮床上坐起身，摇摇晃晃地扯掉紧贴在皮肤上的最后几条传感带。这是个卵形房间，没有窗户，有两个矮小的克隆人船员站在 一边，还有一个高大的圣徒，戴着兜帽。一个克隆人走了过来，递给他一杯橙汁，这是解冻期之后的传统饮料。他接过来，如饥似渴地喝了起来。

“巨树离海伯利安还有两光分，五小时的旅程。”圣徒说。领事意识到，向他致辞的正是海特·马斯蒂恩，圣徒巨树之舰的船长，巨树的忠诚之音。领事模糊想到，被船长叫醒，这可是万分荣幸的。但是他还没有从神游状态中恢复过来，迷迷糊糊，无力表示感激之情。

“其他人醒了几个小时了。”海特·马斯蒂恩说道，摆摆手，示意克隆人离开，“他们已经集合在一等就餐平台了。”

“咳咳。”领事喝了口饮料，清清嗓子，再次试图表示感激，终于说出了口，“多谢，海特·马斯蒂恩。”他朝卵形房间四顾，黑草地毯，透明墙壁，弯曲连绵的堰木椽。领事意识到，他肯定是在某个小型环境舱内。他闭上双眼，试图回忆起圣徒飞船量子化前，他与之会合的情景。

领事记起了接近会合地点时，第一眼瞅见这千米长的巨树之舰，它的细枝末节隐约遮掩在众多的机械和尔格驱动的密蔽场中，后者就像球形薄雾一般环绕着整艘巨树之舰。但是那多叶树干清楚地闪耀着万千光芒，这些光柔和地穿过树叶和细薄墙壁的环境舱，也一路照亮了不计其数的平台、船桥、指挥舱、楼梯以及舰首。在巨树之舰的根基处，工程球体和货物球体堆积成群，就像特大号的树瘤，同时，蓝中带紫的喷射流拖在尾部，就像一万米长的根须。

“其他人正等着呢。”海特·马斯蒂恩轻声说，他点头示意领事朝矮垫看，那儿，领事的行李整装待开。圣徒若有所思地凝视着堰木支撑椽，于是，领事开始更衣，他穿上半正式的晚礼服，宽松的黑裤子，擦得光亮的舰用靴，一件腰部和肘部膨起的白色丝绸上衣，浅黄腰带，黑色马甲，肩章上饰有代表霸主的绯红斜条，还有一顶软软的金黄三角帽。一块弯曲墙壁变成一面镜子，领事盯着镜中的影像：一个上了年纪的中年人，穿着半正式的晚装，皮肤晒得黝黑，但悲伤的双眼下方却是奇怪的一片惨白。领事皱紧眉头，点点头，转回身。

海特·马斯蒂恩做了个手势，领事便跟着这个罩在袍子里的高大身影，穿过小舱内的一个膨大区域，来到了一条走道。这条走道弯曲向上，绕过巨树之舰躯干的巨大树皮墙，最后消失不见。领事停下脚步，挪到走道边缘，然后迅速后退一步。往下至少有六百米的距离——巨树的根基中囚禁着奇点，产生的六分之一标准重力让

人有“往下”的感觉，而且走道周围没有栏杆。

他们继续安静地向上走。在主树干走廊处转了个弯，走了三十米，稍后又盘旋了半圈，越过一条脆弱的吊桥，来到一根五米粗的树枝前。他们沿着这条树枝向外走，来到一处枝叶繁茂的地方，海伯利安的太阳光把这儿照得亮亮的。

“我的船出仓了吗？”领事问道。

“已经加满燃料，在十一区待命。”海特·马斯蒂恩说。他们走进树干的阴影中，透过树叶之间的黑暗缝隙，星辰隐约可见。

“其他朝圣者同意，如果军部当局允许，那他们就搭乘你的飞船降落。”圣徒加上一句。

领事揉揉眼睛，他真希望有更多的时间从冰冻沉眠之后那挥之不去的恍惚状态中恢复。“你们与特遣队联系上了？”

“哦，是的。我们量子跃迁穿越隧孔时，被他们盘问了一下。现在，一艘霸主的战舰……正在……护送我们。”海特·马斯蒂恩朝他们头顶的天空指了指。

领事眯着眼睛向上看，但就在那一刻，几簇树枝的尖端已经从巨树之舰的阴影中转出，大片大片的树叶被落日的余晖点亮。即使在那些仍有阴影的地方，发光鸟就像日本提灯一样栖息在走道、摇摆藤蔓、吊桥上，到处亮堂堂的。来自旧地的萤火虫和来自茂伊约的辐射蛛纱一闪一闪地游荡进树叶的迷宫，它们和天空中的星群混杂在一起，甚至星际间久经风雨的旅行家也会将它们误认为星座图的一部分。

海特·马斯蒂恩走进了一个由晶须缆索牵引的篮子，缆索消失在三百米的高空。领事紧随其后，他们开始静静上升。他注意到，除了一些圣徒和他们矮小的克隆人副本之外，走廊上、船舱里、平台上，显然都空无一人。领事回想起，在会合之后和冰冻沉眠之前那段匆忙

的时间里，他也没有看见其他乘客，不过当时他认为这是由于巨树之舰要量子化了，乘客们都安全地待在冰冻床中呢。然而，现在，巨树之舰正以远低于相对论速度的速度移动着，它的树枝上应该挤满了呆笨的乘客才对啊。他向圣徒说起眼前的不对劲之处。

“你们六位，就是我们仅有的乘客。”海特·马斯蒂恩说。篮子停在树叶的迷宫之中，巨树之舰的船长在前开路，他们走到一个因为长期使用而显得破旧的木扶梯边。

领事惊讶地眨了下眼睛。通常，一艘圣徒的巨树之舰要搭载两千到五千名乘客；这无疑是人们最喜欢的星际旅行方式。巨树之舰在几光年远的星系间穿梭，走的是景色优美的捷径，很少导致超过四个月或五个月的时间债，因此，可以让船上大量乘客尽量少花时间待在神游状态下。对巨树之舰来说，往返海伯利安需要六年的环网时间，没有付账的乘客，意味着圣徒将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

领事慢了一拍才意识到，在即将到来的疏散中，巨树之舰将是非常理想的交通工具，损失最终会由霸主补偿。尽管如此，领事明白，把“伊戈德拉希尔”这样一艘漂亮却脆弱的飞船——这种飞船全银河系仅五艘而已——带入战区，对圣徒兄弟会来说是一次可怕的冒险。

“各位朝圣者。”海特·马斯蒂恩宣告，他与领事两人进入一个宽阔的平台，一个小群体正等在一张长木桌的尽头。在他们头顶，群星闪耀着光芒，当巨树之舰改变角度或航向时，星辰也会随之旋转。两边，树叶形成实心球体，像是某种巨大水果的绿色表皮。从这些摆设，领事立刻认出这儿正是船长的就餐台，五个乘客起身让海特·马斯蒂恩在桌子的首席就坐。领事在船长左手边找到了一个为他而设的空位。

所有人安静就坐，海特·马斯蒂恩开始作正式介绍。尽管领事

从没和这些人打过交道，但有几个名字听上去耳熟，他动用了自己作为资深外交官的敏锐嗅觉，整理着这些人的身份和印象。

领事的左手边坐着雷纳·霍伊特神父，老派基督教（众所周知的名称是天主教）的一名神父。有那么一会儿，领事忘了黑衣和罗马衣领的意义，不过他很快记起了希伯伦星球上的圣方济医院，差不多四十标准年前，他被派往那里执行生平第一次外交任务，可结果却糟糕透顶，之后，他在那家医院接受了酗酒急救治疗。一提到霍伊特这个名字，他记起另一个神父，正当他在海伯利安的领事任期过半的时候，这个神父失踪了。

雷纳·霍伊特是个年轻人，领事估计他至多三十出头。不过，似乎在不那么遥远的过去发生过什么，让这个年轻人变得异常苍老。领事注视着他，那脸庞非常瘦削，菜黄的皮肤绷在颧骨上，眼睛很大，却深埋在空空的眼窝中，嘴唇很薄，边上的肌肉一刻不停地抽搐着，如此萎靡，甚至不能说他是在愤世嫉俗地苦笑，头发倒还没有像受辐射伤害那样全部掉光。他感到自己正在凝视一个病人膏肓的男人。尽管如此，领事惊讶地发现，在他那强自按捺痛苦的模样背后，这个男人的身体里，仍然残存着些微来自少年时期的生命痕迹——他以前应该有张圆脸，皮肤白皙、嘴唇柔软，曾经有一个更年轻、更健康，而不那么愤世嫉俗的雷纳·霍伊特。

神父身旁坐着一个男人，几年前，绝大多数霸主公民都熟悉他的形象。领事暗自寻思，现在的世界网内，公众的注意力时限是不是和他生活在那儿的时候一样短呢。或许更短。假如真是这样，那么费德曼·卡萨德上校，曾经被称为“南布雷西亚屠夫”的人，也许不再臭名昭彰或者声名显赫了。但对领事这一代人，对所有生活在慢节奏状态下的外部世界民众而言，卡萨德不是一个容易忘记的人。

费德曼·卡萨德上校很高——高到几乎可以平视两米高的海

特·马斯蒂恩。一身军部黑衣，没戴军衔和勋章。那身黑色制服和霍伊特神父的外衣出奇地相似，但这两人没有一点相同之处。卡萨德没有霍伊特羸弱的外表，他皮肤棕红，显而易见非常健康，如同鞭柄一般精瘦，肩部、手部、颈部露出条条筋肉。上校的双眼小而黑，就好像某种原始的摄影机的全方位镜头。脸上棱角分明，阴影、平面、凸面。不像霍伊特神父那憔悴的脸庞，完全就跟冰冷的石像一般。顺着下颚线条，有细细的一圈胡子，凸显出他有棱有角的脸，就像是鲜血给刀刃增辉一样。

上校的动作缓慢而蕴含力道，这让领事想起许多年前，他在卢瑟斯星球上的私人种舰动物园里，看见过的一种地球产的美洲豹。他说起话来柔声细语，不过领事注意到，即使上校不说话，仍然引人注目。

长长的桌子大部分位置是空着的，这群人聚集在桌子的一头。费德曼·卡萨德的对面，坐着一个名叫马丁·塞利纳斯的诗人。

塞利纳斯看上去和他对面的军人完全是两个极端。卡萨德精壮且高挑，马丁·塞利纳斯个子矮，身材臃肿不堪。和卡萨德石刻般的脸庞相反，诗人的脸像地球上的某种灵长类动物，极为多变，表情丰富。他嗓门大，粗声粗气，满口秽言。这个马丁·塞利纳斯，领事想，身上有某种东西，几乎邪恶到令人愉悦。他那红润的脸颊，大大的嘴巴，歪斜的眉毛，尖尖的耳朵，一刻也闲不住的手和手指。那手指这么长，当个钢琴家真是绰绰有余了，或者用来掐死人。诗人那头银色头发裁剪得凌乱不堪。

马丁·塞利纳斯看上去五十好几了。不过领事注意到他颈部和手掌上的蓝色染痕，这泄漏了天机，他怀疑这个人接受过鲍尔森理疗，而且绝非寥寥数次。塞利纳斯的真实年龄也许介于九十到一百五十标准岁数之间。假如他接近一百五十岁，领事想，那这诗

人很可能是精神错乱了。

如果说马丁·塞利纳斯给人的第一印象是闹腾、充满活力，那么紧挨着他的一个客人给人的第一印象则是充满智慧、沉默寡言。索尔·温特伯听到在介绍他，抬起了头。领事注意到这个知名学者短短的灰色络腮胡子、布满皱纹的额头，以及明亮而悲伤的双眼。领事听过“永世流浪的犹太人”的传说，也听说过温特伯那个绝望的请求。但是他震惊地意识到这位老人的怀中正抱着那个婴儿——他的女儿瑞秋，现在才不满几星期大。领事移开目光。

第六个朝圣者是布劳恩·拉米亚，她也是在座唯一的女性。介绍到她的时候，这个侦探直视着领事，目光咄咄逼人，甚至在她转眼不再看他时，领事仍可以感觉到她目光灼烧下的压力。

布劳恩·拉米亚从前是卢瑟斯这个一点三倍重力星球的公民，她和右边间隔一个座位的诗人差不多高，不过即使穿着宽松的灯芯绒飞船装，也掩盖不了她那结实身体的块块肌肉。黑色卷发齐肩，宽阔的前额上，两道水平的黑色眉毛，尖鼻子结结实实的，更衬出了她鹰眼般的目光。拉米亚的嘴大且韵味十足，浅笑的时候嘴角微微上翘，也许是冷酷，也许只是俏皮。这个女人的黑眼睛似乎在挑战这些观察者，以便发现案情真相。

领事想到，布劳恩·拉米亚可以称得上是个美女。

介绍完毕。领事清清嗓子，转向圣徒：“海特·马斯蒂恩，你说有七个朝圣者。温特伯先生的孩子是第七个吗？”

海特·马斯蒂恩缓缓摇了摇头。“不。只有自己作出决定，打算去寻找伯劳的人，才能成为一名朝圣者。”

围坐在桌边的这群人出现了小小的骚动。每个人，包括领事，都心知肚明：朝圣者的数量只有在质数的情况下，才能完成伯劳教会发起的北上朝圣之旅。



“我是第七个。”海特·马斯蒂恩，圣徒的巨树之舰“伊戈德拉希尔”的船长，巨树的忠诚之音说。宣布之后，一片静寂，海特·马斯蒂恩示意克隆人船员开始上菜，这是登陆前的最后一次进餐。

“这么说来，驱逐者还没进入星系？”布劳恩·拉米亚问。她那嘶哑的声音在领事内心奇怪地搅起涟漪。

“还没有，”海特·马斯蒂恩说，“但我们比他们早不了几个标准天数。我们的设备已经探测到星系欧特云<sup>①</sup>中的核聚变冲突。”

“会打仗吗？”霍伊特神父问。他的声音似乎和他的脸色一样困乏。没有人主动应答，神父转向右边，似乎这个问题本来是在问领事。

领事叹了口气。克隆人船员已经上了葡萄酒，他希望上的是威士忌。“谁知道这些驱逐者会干什么呢？”他说，“他们已经不再按照人类的逻辑行事了。”

马丁·塞利纳斯朗声大笑，手舞足蹈，葡萄酒泼洒出来。“说得好像他妈的我们这些人类按照人类的逻辑行过事！”他喝了一大口酒，抹抹嘴，又大笑起来。

布劳恩·拉米亚皱眉。“如果战局马上开始的话，”她说，“当局可能不会让我们登陆。”

“我们会获准通行。”海特·马斯蒂恩说。阳光透过他头巾的褶皱，照在他微黄的皮肤上。

“刚逃离战争的死亡虎口，又把自己的命交给了伯劳。”霍伊特神父喃喃自语。

---

<sup>①</sup> 1950年荷兰天文学家欧特通过统计分析，认为距太阳10万~30万天文单位的球体般空间区域中有大量的原始彗星，他称此区域为原彗星云区，又被称为欧特云。到目前为止这还是一个假说。